

Les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洪涛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Les Aventures du capitaine Hatteras]

作者:[法]儒勒·凡尔纳

译者:洪涛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32开本 13.5印张 486千字

2000年11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25-0549-1/I.216

定价:15.00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作者是被誉为科学幻想和探险小说之父的法国著名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一样超越时空地域,至今仍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与欢迎。他的作品追求科学、民主和进步,体现出反对外来侵略和奴隶制的正义倾向。作者善于将现实和幻想巧妙地结合起来,以生动流畅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大胆丰富的想象、新奇神秘的场景、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创作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上还很少有像他这样的小说家,从广袤的陆地写到浩瀚的海洋,从神秘莫测的地心写到变化无穷的星际空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真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他的许多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科学预见,如今都已经实现或即将实现。他所描写的主人公,大多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高雅脱俗的志趣,疾恶如仇的品德,舍身救人、临危不惧的正气,孜孜不倦的探索创作精神,以及敢于善于和大自然、和人间恶魔作不懈斗争的既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式人物。他们中既有天才的发明家、能干的工程师,也有不畏艰险的航海家和探险者。我们读他的小说,不仅可以漫游天上人间,观赏到前所未闻的绚丽景致;还可以增长科学知识、启迪智慧与想象力,激发难能可贵的推动人类进步的创新精神;更可以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激励人们去创造更多的真、善、美。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问世后,一版再版,经久不衰,被翻译成各种文学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的原因。

儒勒·凡尔纳是个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66部小说,十多部剧本和一部大卷本的《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旅行史》。他的主要成就是总名为《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游》的系列科幻与惊险小说。其中最著名、最为读者所喜爱的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从地球到

月球》、《环绕月球》、《蓓根的五亿法郎》、《烽火岛》、《征服者罗比尔》、《喀尔巴阡古堡》、《米歇尔·斯特罗哥夫》等等。

第一章

1. 酒瓶中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呼呼地叫，一艘典雅而华丽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飘动，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旗，旗上有金线绣成的“E. G.”两个字母（是船主姓名（Edward & Glenarvan（爱德华·哥利纳帆）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字的上面还有个公爵冠冕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它属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所有。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是驰名英国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哥利纳帆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的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新近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试航，现在正要驶向格拉斯哥；在可以看到阿兰岛的时候，了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事告诉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说。“我想那是一条老大的鲨鱼。”

“这一带会有鲨鱼吗？”爵士惊奇地问。

“是有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它的头象天秤，大家叫它‘天秤鱼’，在任何温度海洋里，都可以发现这种鲨鱼。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是那么一个坏蛋！假如您许可的话，只要夫人喜爱看一种古怪的钓鱼方法，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怪物。”

“而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有害的鱼杀不尽。我们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吧，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好事。”

“那么，你就做吧。”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夫人也上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兴致勃勃地来观赏这幕动人的钓鱼。

海面水天一色清楚明朗，鲨鱼在海面上自由而快速地游来游去，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它忽而沉入海里，忽而飞身跃进，敏捷矫健惊人。门格尔船长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那鲨鱼虽然还远在45米以外，就闻到那块送给它解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逼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波浪，尾巴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它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眼里仿佛燃烧着欲火，翻身时，张开的两腮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象一把双头铁锤按在一个长柄上。门格尔船长未曾看错，它果然是鲨鱼中最贪吃的一种，美国人叫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它作“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出神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了一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食，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大喉咙里就失踪了。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摇，被钩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出了水，蹦得格外厉害。但是人们有法子制服它：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船来，摔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狠命一斧头把它那可怕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了。水手们的报仇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是啊，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会总是落空的。

海伦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喘息哩；它有3米多长，600多斤重。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不过，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大的一种，但至少也算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被人们毫不客气地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吃东西了。水

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这时，水手长的注意力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在鲨鱼的肚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了起来。

“那个呀，”一个水手回答说，“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为了平衡身体的。”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打进了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胡说，”大副汤姆·奥斯丁驳斥道，“你们没看见这家伙是个酒鬼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爵士也叫起来了，“鲨鱼肚里有只瓶子吗？”“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那么，奥斯丁，”爵士又说，“你细心地把那瓶子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的文件的。”

“你相信这事吗？”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可能的事。”

“啊！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有个秘密呢。”

“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儿的東西。

“好，”哥利纳帆说，“叫人把那个难看的東西洗干净，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他把这个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一般说，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子，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这里面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呢，还是一个航行者闲着无聊写了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闹着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爵士立刻着手检查那个瓶子。他十分小心——好象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要案件的案情。爵士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

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仍然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够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而还能完整无损，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讲了一句。

正因为他是内行，所以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是从哪里来的，单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呢？”“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呢，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看，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可能是经过一个长途旅行。”

“究竟它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耐心点。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要不然，我们所提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哥利纳帆爵士一面说着，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

“可怕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爵士说。

“恐怕是吧。”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要沉下去，幸而鲨鱼吞了下去，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门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们是在大海里捞起它，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因为，我们一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流流的鲨鱼送到我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我们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仔细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充满了尾楼。

“怎么样？”海伦夫人急躁地问。

“是呀！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文件呀！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爵士回答说：“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文件都沾在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也希望如此。”少校跟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了。”

“只要把瓶颈子敲掉就好了，爵士。”船长说。

“就这样做吧！我亲爱的爱德华。”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哥利纳帆爵士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下决心把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因为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样，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即看见几块纸沾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的身边。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的浸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爵士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颠来倒去地看着，又摆在阳光下照照，海水没有浸蚀掉的字迹，最细微的一笔一划都观察到了，然后，他看了看那些用眼光盯住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从没有蚀掉的那几个字看来，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至少，这几个字总有个意思吧？”海伦夫人问。“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也许三个文件上的字可以互相补充吧？”少校说。“应该是可以的，”船长回答，“因为海水决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上的字一个个都浸蚀掉，我们把这些残字断句凑全起来，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我们正是要这样做，”爵士说，“不过，要一步一步来，先看这英文

的。”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字没有多大意思。”少校带着失望的表情说。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关于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 ski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 Gr……(格……)什么的，大约是一只遇难的海船的船长。”

“还有，monit 和 ssist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他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是怎么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彼此互相补足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夫人又叫起来。

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	juni	Glas
	Zn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看到就说。

“你懂德文吧，门格尔？”爵士问船长。

“爵士，我懂。”

“你懂，请你讲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说道：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6月7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62凑合起来，我们就知道是‘1862年6月7日’这样一个完整的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同一行，还有Glas这个字，把第一个文件上的gow和它凑起来，就是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门格尔又说，“但我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wei的意思就是‘两个’，atrosen应该是matrosen，意思是‘水手’”。

“那就是说一个船长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向您承认，爵士，下面graus这一字很使我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不难解释：bringtit, ihnen的意思就是‘乞予’，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我是说把‘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乞予援救’，这再明显不过啦。”

“是啊！乞予援救！”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什么地方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一点线索还没有呀！出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能说得更明白点。”海伦夫人说。

“我们再看看法文文件吧，我们大家都懂法文，研究也就容易多了。”爵士说。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tral
				abor	
corntin	pr			cruel	indi
		jeté			ongit
	et	37°11'	lat		

“这里有数目字，”海伦夫人大声叫道，“看啊！诸位，你们请看！……”

“我们还是依次序来研究，”哥利纳帆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请你们让我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提出来。头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做‘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in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大家都晓得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门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很不清楚。”少校说。

爵士说：“让我再接着讲下去，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个什么地方了。contin 是不是 contineht(大陆)呢？这 crue！……”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 这个字啊！也就是‘野蛮的’的意思呀！”

“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爵士说，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他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跟着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印度’这个字呢？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还有 ongit 这个字，一定就是 Longitude(经度)下面说的是纬度：37 度 11 分，好了！我们有了正确的揭示了！”

“但是经度还是不晓得呀！”少校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备呀，我亲爱的少校！”爵士回答说，“有正确的纬度已是很好的了。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而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是彼此的译文，并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件并成一件，用一种

文字译出来,然后再研究出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还是德文来译呢?”少校问。

“拿法文译,既然有意思的字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对,法文我们大家都懂。”门格尔说。

“自然啦,我现在来把这文件写出来,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比较,判断。”

爵士立刻拿起一支笔,过了一会儿,他就把一张纸递给大家,纸上这样写着:

1862年6月7日	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	格拉斯哥
沉没	戈尼亚	南半球
上陆	两名水手	
船长 格	到达	
大陆	被俘于	野蛮的 印第安
抛此文件	经度	
37度11分纬度	乞予援救	
必死		

这时一个水手来报告船长说:邓肯号已进入克莱德湾,请船长发命令。

“爵士,您的意思怎么样?”门格尔转过脸去问哥利纳帆爵士。

“赶快先开到丹巴顿,让海伦夫人回玛考姆府,然后我到伦敦去把这文件送给海军部。”

船长就照这意思下命令,那水手把这命令传达给大副去了。“现在,朋友们,”爵士说,“我们来继续研究。我们找到了一条大商船失事的线索了。好几个人的性命就靠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因此,我们要绞尽脑汁来猜出这个哑谜。”

“我们都准备这样做,亲爱的。”海伦夫人说。“首先,”爵士接着说,“我们要把这文件的内容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一、已经知道的部分;二、可以猜到的部分;三、尚未知道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什么

呢？我们已经知道：1862年6月7日格拉斯哥港的一只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沉没了，两个水手和船长将这个文件在纬度37度11分的地方丢下海里，请求救援。”

“十分正确。”少校说。

“我们还能够猜到什么呢？我想是：那只船失事地点是在南半球海面上，这里我要立刻引起你们对‘gonie’这个字的注意。这个字不是指一个地名吗？它是不是一个地名名字的一部分呢？”

“是 patagonie(巴塔戈尼亚)呀！”海伦夫人叫道。

“没有问题吧。”

“但是巴塔戈尼亚是不是在南纬37度线上呢？”少校问。“这个不难证实。”门格尔一面打开南美地图，一面回答，“正是这样！巴塔戈尼亚被南纬37度线穿过。南纬37度线先横截阿罗加尼亚，然后沿巴塔戈尼亚北部穿过草原，进入大西洋。”

“好！我们继续推测下去。abor 就是 aborder(到达)。两个水手和船长到达什么地方呢？contin……就是 continent(大陆)。你们注意，是‘大陆’不是海岛。他们到达大陆后怎么样呢？有个象神签一般的字‘pr’说明他们的命运。这个字是说明那几个不幸者是‘被俘’(pris)了或者‘做了俘虏’(prisonniers)了。被谁俘虏去了呢？被野蛮的印第安人，(cruAelsindiens)俘虏去了。我这样解释，你们信服吗？空白里的字不是就一个个地自动跳出来了吗？你们不觉得文件的意义是很明显了吗？你们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爵士说得斩钉截铁，眼光里充满着信心。他的全部热诚都灌注到大家的心里去了。他们都和他一样叫道：“再明白不过了！再明白不过了！”

爵士过了一会，又说：

“朋友们，所有这些假定，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可信的。我认为事情出在巴塔戈尼亚海岸附近。而且，我就要叫人在格拉斯哥港打听一下不列颠尼亚号当初开出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然后我们就知道它是否有被迫驶到一带海面的可能。”

“啊！我们不需要到那样远的地方打听，我这里有全份商船日报，可以给我们正确的答案。”船长说。

“赶快拿出来查一查，赶快查！”海伦夫说。

门格尔拿出一大捆 1862 年的报纸,开始很快地翻了翻。

他找的时间并不长,一会他就用满意的声调说:“1862 年 5 月,30 日,秘鲁!卡亚俄(秘鲁西部一大商埠)!满载,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格兰特!”爵士叫起来,“就是那位雄心壮志的苏格兰人,他曾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呀!”

“是啊!就是他,在 1862 年乘不列颠尼亚号自格拉斯哥港出发,后来人们就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不能怀疑了!再也不能怀疑了!”爵士说,“确实就是他。不列颠尼亚号 5 月 30 日离开卡亚俄,8 天后,6 月 7 日,就在巴塔戈尼亚海面出事了。它的全部历史都载在这些乍看似乎不能辨认的残余字迹里,你们该知道了吧,朋友们!我们推测到的事实已不算少了。至于我们不知道的,现在只有一点:就是经度的度数了。”

“既然地方的名称都知道了,经度知不知道就无所谓了。我只要知道纬度,就能保证一直航行到出事地点。”船长说。

“那么,我们不是全部都明白了吗?”海伦夫人说。

“全部都明白了,我亲爱的海伦,这文件上字与字之间的空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补充起来,仿佛格兰特船长亲口在讲,我要替他做笔录一样。”

爵士说着就立刻拿起笔,毫不迟疑地作了下列记录:

1862 年 6 月 7 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籍隶格拉斯哥港,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急救上陆,两名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大陆,将受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纬 $37^{\circ}11'N$ 处,乞予救援,否则必死于此!

“好!好!我亲爱的!”海伦夫人说,“如果那些不幸的人们能够重新回到祖国,那都全亏了你呀!”

“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这文件说得太明显,太清楚,太确实了。英国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就这样丢在那荒凉偏僻的海岸上而不去营救,决不会的。它过去曾经营救过富兰克林(英国航海家,在北极探险

遇难)和其他许多失事的船员,它今天也必然会营救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的!”

“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泣!也许这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

“你说得对,我亲爱的夫人,我负责通知他们,告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望。现在,朋友们,我们回到楼顶上去,我们快要到港口了。”

果然,邓肯号使足马力,沿着比特岛的海岸航行,海司舍区和那座躺在肥沃山谷里的美丽的小城都已经落在右舷后面了;接着,它就驶进海湾狭窄的航道,在格里诺克城面前转了个弯,到了晚上六点钟,它就停泊在丹巴顿的那座雪花岩的脚下,岩顶上矗立着苏格兰英雄华来斯(13世纪苏格兰解放战争中的人民领袖,后被英国人杀害)的那座著名的府第。

那里,一辆马车套好了马在等候着海伦夫人,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送回玛考姆府。爵士和他的年轻夫人拥抱告别之后,就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

但他动身前,先利用一个更迅速的交通工具发出一个重要启事。几分钟后,电报就把这启事送到《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了。启事内容如下:

“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的消息者,请询问哥利纳帆爵士。地址:苏格兰,凡巴顿郡,吕斯村,玛考姆府。”

2. 哥利纳帆夫人

玛考姆府是苏格兰南部颇富有诗意的一座住宅,它位于吕斯村附近,俯瞰着吕斯村的那个美丽的小山谷。乐蒙湖的清波浸浴着高墙的石基,从很远的年代里,这座住宅就属于哥利纳帆家了。哥利纳帆住在罗布·罗伊与弗格斯·麦格里高这些英雄的故乡,还保存着古代英雄的好客遗风。当社会革命在苏格兰爆发的时代,许多佃户都因为无力缴付过高的地租被领主赶走了。他们有的饿死了,有的做了渔夫,有的离

开了家乡。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绝望的境界。在所有的贵族中，只有哥利纳帆这一家族认为信义约束贵族和约束平民是一样的。他们对佃户始终以信义相待。因此他们的佃户中没有一个人丢开他们的老家，没有一个离开他们的故乡，个个都继续做哥利纳帆氏的臣民。所以就是在那种恩断义绝的乱世，哥利纳帆氏的玛考姆府始终只有苏格兰人住在里面，和现在邓肯号船上只有一色的苏格兰人一样。这些苏格兰人都是老领主麦克格里高，麦克法伦，麦克那布斯，麦克诺顿的庄户的子孙，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土生土长在斯特林和丹巴顿两郡的孩子们，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全心全意地忠于旧主，其中有些人还会古喀里多尼亚（苏格兰的古称）的话音呢。

哥利纳帆爵士家资极富，一向仗义疏财，他的仁慈还超过他的慷慨。因为慷慨还是有限度的，而仁慈可以是无边的。这位身为吕斯村绅士的玛考姆府的“主人”，是英国贵族的元老，代表着本郡。但是，由于他的雅各派（英国忠于英逊王詹姆士二世的一派）的思想，由于他不愿逢迎当时的王朝，他颇受英国政客们的歧视。再者，他始终继承着他先辈的传统，坚决抵抗英格兰人的政治侵略，这更是他被歧视的原因。

爵士虽然不是个胸襟狭窄、智慧平庸思想落后的人，不过，他尽管打开着他那一郡的大门，迎接一切进步的事物，可是他内心总是苏格兰第一，他在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的竞赛中用他们的快速游船和人家较量，正是为着要替苏格兰争光。哥利纳帆爵士现在 32 岁，身体高大，容貌有些严酸，但是眼光却无限的温和，他的整个仪表反映着高地（苏格兰南部地区的名称）的诗意。人们都知道他非常豪爽，敢作敢为，行侠仗义，有古代骑士的风度，确实是一位 19 世纪的弗格斯（中古时期的苏格兰君主，骑士的领袖和典型）。但是最突出的还是他那一心爱心肠，他甚至比中世纪基督教圣人比圣，玛西还要仁爱，他恨不得把他穿的大衣整个都送给高地的贫民。

哥利纳帆爵士和海伦小姐，结婚才不过 3 个月，海伦小姐是有名的旅行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威廉是为了研究地理并热衷于勘查而牺牲生命的。

海伦小姐不是贵族出身，但她是纯粹的苏格兰人，这一点，在爵士看来，就抵得上任何一个贵族门第了，她是个妩媚、勇敢、热情奔放的少